

人民和人民軍隊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

I247.4 $\frac{653.1}{2246\frac{1}{2}}$

340
人民和人民軍隊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I247.8

書號：滬 1043

人民和人民軍隊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(上海紹興路五四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

(上海南京西路一號)

新華印刷廠印刷

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〔滬1〕1—25,000

印張：1 1/6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

字數：23,000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1,000 元

編者的話

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，在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、保衛革命勝利果實的共同戰鬥中間，互相愛護，互相援助，結成了血肉相連的深厚的友誼。這種友誼，將使我們在保衛祖國、建設祖國的偉大事業中，不斷地獲得新的勝利！

這本書裏彙集的八篇故事，生動活潑地描述了我們人民與人民軍隊之間的魚水關係。在這些故事裏，充分顯示了人民戰士所具有的崇高品質，與人民羣衆對人民軍隊的熱愛。

際此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二十七周年，謹以此書呈獻給中國人民的最優秀的兒女——中國人民解放軍。

一九五四年七月

目 錄

地瓜搬家.....	王朋發(一)
解放軍和農民.....	常庚西(七)
海上人民的「良心」部隊.....	李月潤(一一)
護堤.....	江城(一六)
和苗族同胞建立了親密無間的感情.....	楊有才(三)
邊疆人民熱愛解放軍.....	彭荆風(二七)
藏族阿媽送來了糌粑.....	項本習(三)
兩隻水缸.....	陳貽開(三七)

地瓜搬家

王朋發

戰鬥進行到深夜，槍砲聲漸漸稀疏下來，某島已被我們全部佔領了。守島的蔣匪已大部就殲，只剩下一小部分頑固而狡猾的傢伙，藏在大小山洞裏，憑險頑抗，夢想等另外一個島上的匪徒來救命。

指揮所來了電話，命令一排到側翼的山頭上去修築防禦工事，準備打擊敵人的增援部隊，保證兄弟部隊徹底殲滅憑險頑抗的殘餘蔣匪。

張排長帶着一排的勇士們跑步到了山上。他興奮地向全排同志高聲喊道：「同志們！現在雞已經叫了，就要天亮啦，敵人的援兵可能在早飯前後趕來，我們要爭取時間，在敵人未到之前做好充分的戰鬥準備，首先要修好工事！」

同志們很快地分散開去，但當他們正要動手挖工事時，却碰上了一個疑難問題。原來小山上全是些彎彎曲曲尖頭斜腦的崖頭田，田裏正長着地瓜秧。要是築上地堡，挖單人掩體和交通溝，就起碼要糟蹋半個山地的地瓜秧。

「挖了地瓜秧，是損害了羣衆的利益，不挖吧，就不能打擊增援的敵人。這怎麼辦呢？」一向辦事都很乾脆的張排長，現在却猶豫起來了。他考慮了好大一會，還是

想不出個好辦法。可是，時間又不允許他再拖，於是，他只好這樣命令一班和二班班長：「先集中力量，把山頂禿坡上的一條壕溝挖好。分佈在地瓜田裏的工事，等一會再想法子解決。」一班和二班的同志在接受了命令以後，就迅速地奔到山頂上去了。這時候，張排長突然想起：「機槍組的老趙和陳子義到東南角上挖地堡去了，要是冒冒失失地挖掉了地瓜秧，那就糟了。」他就急忙向東南角走去。

張排長接連跳下幾個地崖子，迎面碰上了老趙。老趙趕忙立正，氣呼呼地說：

「報告排長，陳子義同志隨便更動地堡的位置！」

「為什麼隨便更動位置？」張排長感到很驚奇。

「為了地瓜呀！我們那個地堡正好要築在地瓜地裏，小陳說挖了地瓜秧是破壞羣衆紀律，他要把地堡的位置換一下，可是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個空地，白白地就誤了工夫。報告排長，妨礙了戰鬥任務怎麼辦？」

「報告排長！」陳子義從崖底下爬了上來，原來他跟在老趙後面，也是來找排長的。老趙剛才說的話，他全聽到了；他覺得很委屈，連忙上來說明自己的理由：「排長，我也知道挖工事很重要，可是也得替老百姓想想，挖掉了地瓜秧，人家吃啥……這是羣衆觀念呀！」

「你說我羣衆觀念薄弱嗎？」老趙有點生氣了，他粗聲粗氣地說：「同志，咱們

現在是在打仗呀！挖不好工事は會影響戰鬥的！你光看見幾枝地瓜秧，你就沒想到多打死幾個敵人，就是保護羣衆利益呀！」

陳子義理直氣壯地說：「連長和指導員不是說過嗎，海島上的老百姓給蔣匪禍害得連地瓜都吃不上，咱們一定要很好地……」

排長沒等小陳再說下去，便很和藹地說：「你們兩人不要爭辯了，你們的意見都很對。羣衆的利益當然不能損害，工事當然也要挖好，我們必須兩面都照顧到。我們要想辦法爭取軍政全勝！」

接着，三個人又仔細觀察了一下地形。小陳主張把地堡挖在禿崖頂上，因為這樣可以少損害三四十枝地瓜秧。但老趙不同意，他仍然主張把地堡挖在地瓜地裏。他說：「這個位置好：向南正好封鎖海灘和港口，向東可以和二排的陣地構成交叉火力，向西可以封鎖西山溝。要更換個位置，我不同意！」於是兩個人又爭論起來了。

時間飛快地過去。十分鐘，一刻鐘，……雞已叫過兩遍，東方漸漸發白了。但辦法還是沒有。老趙急得團團轉，排長也非常着急。他凝視着前面那個島的陰影，估計敵人可能已經出發了，要是再拖下去，早飯前就挖不好工事啦。於是他不再猶豫了，下了決心，向老趙和小陳說：「挖吧！敵人快來了。咱們決不能因小失大，不能為了幾枝地瓜秧而妨礙整個戰鬥。」

「對呀！咱們是為了島上人民的長遠利益，就是損害了幾枝地瓜秧，老百姓也會原諒的。」老趙高興起來了。

排長一聽，覺得老趙的話裏有毛病，便急忙補充說：「不，不是叫羣衆原諒。咱們挖了多少枝地瓜秧，要記住數目，等戰鬥結束以後，再找老百姓來商量，按秋收的產量賠他們錢。」

「我同意。」小陳說，「賠的錢，不要向上級報銷，咱把津貼費省下來補上。」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老趙向小陳挑戰，要把剛才耽誤的工夫在天大亮以前補足。

排長雖然這樣決定了，但心裏仍然在想：「這不是破壞羣衆紀律嗎？」既而又一轉念：「但是不挖工事，怎麼能打仗呢？」於是，「戰鬥任務、羣衆紀律」，「羣衆紀律、戰鬥任務」，這八個字就在他腦子裏直打轉。

在往回走的時候，張排長想起了解放軍愛民的許多故事。突然，他想起了移葫蘆秧的事情（那次騾子踩壞了房東的兩枝葫蘆秧，他想辦法移了兩枝給房東栽上），心想：「葫蘆秧能移，地瓜秧為什麼不能移呢？把地瓜秧移個地方再種上，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」想到這裏，心裏一亮，立即又回頭向崖地飛快地奔去。

老趙、小陳聽他一說，心裏也亮啦。排長說：「就這樣吧：凡是挖到地瓜秧，就先把它連泥掘起來，放在崖根下，等挖好工事，再找地方把它栽上。」



這裏這樣做，其他地方也照這個樣子做。全排同志，有的搬地瓜秧，有的挖工事，幹得像一陣風。

太陽昇起來的時候，全排的工事都已經修好。正好，增援的敵人趕來送死了。經過三小時的激戰，敵人的兵艦和砲艇都冒着黑煙，沒命地逃回去了。勝利的歌聲響遍了山頭。

戰鬥剛結束，張排長立即率領一排的勇士們，給地瓜秧安「家」了。他們掄起鋤鎬，愉快地在小山的後坡上勞動着。一片光禿禿的草坡，漸漸變成了鬆土。同志們小心翼翼地挖出來的地瓜秧，都移植在這片鬆土地裏，還飽飽地澆了一次水。

老鄉們回到村裏來時，首先看到的是「地瓜搬家」四個大粉筆字。他們驚奇地議論着，三三五五地奔上山去看這稀奇事。

從前的荒坡，現在變成了地瓜田。嫩綠的地瓜秧葉子，隨着微風，愉快地擺動着，點着頭；秧根周圍還做

着便於流水的土盆盆，盆裏面還有沒有滲完的泥水。老鄉們興奮地看着，衷心感激這些搬地瓜秧的人。有一位老鄉，在地壟裏檢到一張紙頭，上面寫着一首題目叫做「地瓜搬家」的樸素的詩歌：

小山崗，笑哈哈，

慶賀地瓜大搬家。

地瓜搬家為了啥？

挖好工事把匪打；

打光蔣匪救島民，

永遠不受槍燒殺。

若問誰把地瓜搬：

解放軍裏去訪查。

老鄉們一遍又一遍地唸着，把每個字都印在心坎上。

幾天以後，在這個海島上，出現了一首人人愛唱的山歌。這歌就叫「地瓜搬家」。他們歌唱在漁船上，也歌唱在田野裏。

（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「解放日報」）

解放軍和農民

常庚西

河北省獲鹿縣西關有位五十多歲的孔老大娘。她家裏住着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的一個中隊部。今年端陽節的前幾天，老大娘見了同志們就問：「同志，在咱家裏住着幾個？」同志們因為不了解她的用意，誰也沒有告訴她。她沒有辦法，就在同志們出操、吃飯、上課的時候，一個一個地數。沒有幾天，她數準了，心裏非常樂。「清啦，共二十個！」她向她的小女兒阿芳說。這天已經是舊曆五月初三了。當天晚上，娘兒倆一夜沒有合眼，忙着給同志們每人包了四個粽子。他倆一邊忙一邊唸叨：「同志們真辛苦，白天黑夜都在保護咱們老百姓；這回過節，可得讓他們美美地吃一頓。」阿芳說：「是呀！你瞧，這米多黃呀，棗兒也紅得耀眼！」

初四早上，娘兒倆把八十個粽子抬到同志們的跟前。解放軍的紀律是嚴明的。雖然娘兒倆再三讓他們吃，並「說服」了足有一個鐘頭，最後他們還是謝絕了。這天晚上，孔老大娘和阿芳因為解放軍同志沒有吃她們的東西，心裏很不痛快。孔老大娘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，阿芳一抽一抽地哭開了。大娘摸着阿芳的頭說：「孩子，別哭，我自有辦法讓同志們吃粽子。」

端陽節的早晨，家家都歡樂地過節。同志們一清早就下操去了。這時忙壞了阿芳娘兒倆。娘兒倆急忙把大缸騰出來，倒上水，把八十個粽子倒進去，搬到同志們的屋裏。阿芳歪歪扭扭地寫了個紙條，貼在缸上：「解放軍叔叔：每人四個，請吃吧，不吃就壞了！」隨後，孔老大娘把自己的屋門鎖上，帶上阿芳到大女兒家，一連住了七八天。臨走時，大娘得意地說：「看你們不吃！」她們自己雖然沒有過好端陽節，可是心裏很痛快。

同志們出操回來，一看這情形，知道再不吃粽子很快就會壞了，便決定吃掉，等大娘回來再按每個粽子五百元給她錢。但後來孔老大娘回來時，却堅決不肯收錢。

我聽到這件事，很受感動。當我訪問孔老大娘的時候，她這樣說：「我要打算讓他們吃點什麼，如果他們不吃，我心裏就像有塊病一樣。」老百姓就是這樣對待人民解放軍的。下面讓我們再看一看解放軍怎樣對待老百姓吧。

誰都知道，今年農民都在努力爭取大豐收。六月裏，各樣莊稼都長得綠油油的，足有半腰深。台頭村勞動模範範路米貴，在每畝棉花地裏施了四百斤細肥，棉花棵長得有大拇指粗。人們生產情緒非常高，都在想增加生產的方法，想着美好的將來。

七月七日下午，西北角的上空忽然黑起來，密雲啣雨，雷聲不斷。台頭村和附近各村的老鄉們，都想在下雨以前栽上山藥。這天栽山藥的人遍地都是。沒想到，狂風

一捲，幾十年來空前未有的大電災來臨了。電子大的像鐵壺，小的也有紅棗那樣大。大冰電砸穿房頂，把屋裏的銅瓢都砸破了。風也大得怕人。有一輛馬車，連人帶馬被風颳跑了四里路。在地裏栽山藥的人們跑不及了，很多人被砸倒，受了傷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駐在當地的解放軍的全體醫務工作人員急速地集合起來，幾十個醫生和幾百個非醫務人員，在團部宣誓：「我們是人民的軍隊，我們要保衛人民，要拿出作戰的精神來搶救老鄉，不惜犧牲自己……」迎着風電，幾百個人民解放軍開始忘我地搶救受傷的農民，把受傷的人陸續抬回村去，緊急救治。這時，有些解放軍同志也被電子砸傷了。受傷的老鄉們忘記了自己的疼痛，大聲喊道：「同志們快回去吧！願你們比願我們要緊！」同志們好像沒有聽見，揩去自己頭上的鮮血，又繼續搶救老鄉。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婦女被砸破了頭，一個同志去搶救她，她說：「同志，快回去吧！你也砸傷了！」這位同志硬把她揩起，可是沒走幾步，兩個人一齊犧牲了！

在和這場大風電的搏鬥中，解放軍同志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救活了五百多位老鄉，他們自己有兩位同志犧牲，十多位同志負傷。

昨天還是綠油油的莊稼，現在一下完了！農民們的情緒驟然低落下來。好多豐產戶都抱頭大哭。解放軍同志們看到這種情形，便決心幫助老鄉們克服困難，於是發起了救災捐獻運動。戰士們都把自己抽煙的錢省下來，一萬一萬地捐助給農民；只一天

的工夫，就捐獻了一千多萬元。全團又停課三天，幫助老鄉搶種。同志們的這種精神，深深地感動了農民。農民們覺得悲觀沒有道理，而且對不起解放軍同志，於是振作起來決心戰勝災害。

全縣人民在解放軍的影響下一齊動起來了。各機關團體也展開了救災捐獻運動。非災村的羣衆自動組織了牲口插頓，連夜趕到重災村來幫助搶種。農民李國堂把自己的兩擔穀種送到村人民政府，自願送給老鄉們播種。有兩個婦女揹着自己的穀種走了幾十里路，把它送到區人民政府來供給受災村人民使用。

搶種開始了。解放軍同志和男女農民們一起，拉耬、扶耩，緊張地工作。三四天以後，播種工作全部完成了。全縣人民的心安定了下來。他們說：「沒有解放軍同志們的幫助，我們可不能搶種得這樣快。只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，才能使軍民團結得這樣好；軍民團結得好，才能戰勝這樣大的困難。」農民們找領導機關，找縣裏下鄉的幹部，要求開會追悼犧牲了的兩位解放軍同志。全縣農民自動給解放軍送了數十面錦旗，上面題着：「愛民模範」、「軍民一家」、「人民英雄」等大字。

過了一個時期，大地回春了：被砸毀的樹木又抽出了嫩芽，搶種的莊稼又茁壯地生長起來。農民們高聲地歌唱着：「有解放軍的有力支援，我們戰勝了自然災難；我們要更團結，更努力，繼續爭取豐產……。」（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「人民日報」）

海上人民的「良心」部隊

李月潤

駐守在山東沿海的公安部隊，去年幫助農民抗旱時，一位老大娘指着戰士們的臂章說：「這是個有良心的隊伍。你看，他們的胳膊上都戴着一個牌牌，這牌牌好像一顆心，這是人民的良心哪！」以後，在這一帶羣衆中「良心」就成了公安部隊的代號。

這個代號，很快地飛過了黃海，傳到了一個地圖上沒有名字的小島。在島上住的是漁民和鹽民，公安部隊他們只見過一次；但是就這一次，公安部隊已給他們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島上的人時常盼望着「良心」部隊的戰士能再來島上。民兵們說：就是請他們喝半杯白開水，也是咱們的心意啊！鹽民蕭向桐、蕭向杏老哥倆，更是常常跑到海崖上去張望，希望能在過往的船隻上看到公安部隊的戰士的影子。一次，當剛剛懂事的小孫女問蕭向桐什麼是「良心」部隊時，他就彎下腰來，向小孫女講了下面的這個故事。

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氣象台報告黃海海面上有七級風，公安部隊某巡邏隊就趁着這樣的天氣出海演習。那時，木船都到避風的地方拋錨了。巨浪滔滔的大海上，不

息地翻騰着白花。瞭望員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海上，忽然發現在遠遠的海面上有一個黑點。

「報告隊長，右前方發現一隻民船！」

站在指揮台上的孫聲隊長，舉起望遠鏡一看，立刻發出了「停俾」的命令。

艦艇隨着信號停俾了。艙裏的戰士擁上甲板。「是民船遇難了嗎？」大家急切地朝四處張望。果然，隱約地看見在右前方的海面上，有一隻木船傾斜着。那木船所在的地方，是有名的險海「老虎口」，海底下散佈着無數暗礁，解放前在那裏撞碎的小船不知有多少隻。戰士們都清楚地知道，老百姓遇了難，一定要救，但去救實在危險。「怎麼辦哪？」大家的希望都集中在富有航海經驗的隊長身上。孫隊長緊鎖着眉頭，舉起望遠鏡凝視了一刻後，就讓信號員傳達命令，調一號快艇上來。

頭髮已經斑白的孫隊長登上快艇，立即發出命令：「目標右前方，全速前進！」雪白的快艇像飛箭似地衝破浪花，駛向「老虎口」。駕駛快艇的是信號長李祖培，他緊握着舵輪，眼盯着遠處的黑影，心急得像要跳出口來。快艇上的幾個戰士也都沉默地睜大了眼睛。快艇離民船越近，他們看得越清楚。木船這時已被大海吞沒了四分之三，海面上只翹着一節船尾巴，兩個老鄉緊攙着舵桿招手呼救。快艇雖然已用全速前進，但戰士們心裏還是不住地喊：「快！」「快！」孫隊長鎮定地站在艇頭上，一會